

当代京韵大鼓艺术的一座丰碑

——纪念孙书筠先生逝世一周年

■包澄絮



孙书筠老师8岁学京剧，12岁学大鼓，14岁开始卖艺求生。她是幸运的，遇到了曲艺界的明师王文瑞先生，使她少走弯路，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艺术根基，加上她拿出了幼时学京剧的那股狠劲儿，15、6岁时在小伙伴中已拔头筹，以致18岁时到天津就有了“挑廉红”的评价。在天津那个艺术竞争激烈的曲艺码头，开阔了她的艺术视野，行内几位著名弦师的指导和提携，使幼功扎实的她“业艺大进”，广受观众的好评。经过努力拼搏艰苦奋斗，她红了，在京津曲艺界争得了一席之地。1951年她曾组“书筠艺术团”赴上海演出，1952年又在天津组建“群声曲艺社”任团长，这一切已彰显出她的艺术、人品在京津曲艺界的极高声望。1953年在她年过30的时候回到北京，加入名家聚集的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今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前身），成为当时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台柱儿的“四大金刚”之一，直到1989年退休。

20世纪40年代初，在京韵大鼓女性艺人绝大多数都宗刘（宝全）派艺术风格之时，她也以演唱刘派传统曲目为

主，其演唱虽未脱刘派窠臼，但已开始显现属于她自己的女性做派的独特表演风格。京津曲艺舞台优胜劣汰的激烈艺术竞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必须与众不同，为此她加工上演了非刘派代表作的《连环计》，将她幼时在北京落子馆唱的“二黄大鼓”小段，加工整理成了入得厅堂的正式唱段。其时她已感悟到：一个演员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必须走自己的路。

解放了，年近30的她迎来了艺术上的成熟期。而她能在此时参加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是她一生中的幸事。在这里她幸运地与京韵大鼓界少白派的创始人白凤岩、白凤鸣兄弟，以及著名弦师钟少亭、钟德海、陈少武等合作，承担起用旧的京韵大鼓艺术形式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创作实践。对于这一段，人们常常乐道的是：中央广播说唱团有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书筠“四大金刚”。其实这只是说明说唱团有一个强大的演员阵容，在团长白凤鸣心目中，说唱团更重要的任务在于选择一批优秀曲艺艺人，用他们的艺术实践，树立起创造新曲艺的榜样。印象中，新，节目新、台风新、作风新，是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当时最突出的特色，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也真的成为了当时各地曲艺团体学习的表率 and 榜样。

其中以白凤鸣为领导，以孙书筠为主的京韵大鼓改革团队所从事的改革，也是说唱团团史上可以留名的功绩之一。在此期间，她努力学习新事物，身体力行地吸收新事物，与琴师们共同努力用京韵大鼓艺术成功地塑造了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等英雄形象，这个团队敢为风气之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她个人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上演了几个新的曲目，更是一场灵魂的革命，在这过程中她完成了从卖艺求生的旧艺人向自觉的革命的艺术家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此时，她的艺术、她的风采和她珍视的广播说唱团一起，都定格在了新中国曲艺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年近40岁的时候，在长期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她又开



始了对女性大鼓艺术的自觉实践，这也是《百里奚认妻》、《韩英见娘》等曲目创作的原动力。在充分发挥自身擅长的基础上，凭着她这一时期对少白派艺术精髓深入了解、领悟，进一步将刘派、白派、少白派的腔儿在新创曲目中融为了一体，融在她那帅、脆、美的只属于她的演唱风格中。孙派大鼓的成型始于这个时期。

“文革”是她的一段蹉跎岁月，她是熬过来的。“文革”后嗓音使她的情绪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当时已年近6旬的她再次顽强地与嗓音搏斗，从练发声开始，一点一点地找回失去的技艺；终于在沉寂10年之后她再一次“浮”了起来。1980年她重返天津参加京韵大鼓专场演出，连演三场，在她喜爱的第二故乡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退休了，她把一门心思用在了培养接班人上，无论是在家中授课，还是往返于京津两地到天津北方曲校上课，一样的认真，一样的敬业。对专业的、业余的徒弟、学生一样，对加拿大的、台湾的徒弟也是一样，更常常因患病不能为徒弟们上课而感到歉疚。她的努力使孙派京韵大鼓远播海内外，在京津曲艺舞台上除有杨凤杰、种玉杰领衔外，更有一批业艺精湛的徒弟、学生在将孙派大鼓艺术发扬光大。这是她晚年常挂在嘴边津津乐道，也最觉骄傲的一件事。

20世纪60年代初，在原中国文联小礼堂有一场中国曲协为日本艺能家代表团组织的专场演出，演出由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担任。我有幸为关学曾老师伴奏而与孙老师同台，也是我第一次观看久闻大名的孙老师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从在化妆室看她化妆备场，到看她斜身快步的出场；从听她的唱，到看她的身段动作；她脸上、身上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雕塑式的美，非常地不同凡响，那是在我在曲艺舞台上没见到过的高雅与精致，当时在我的心目中良小楼老师在曲艺舞台上的形象是最完美的，待看了孙老师的演出后，觉得不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最”字。在后来我向她说出以上观感时，她简明扼要地说：“咱们这玩意儿得讲究，不能将就。曲艺演员一出台口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要让观众有一种美的享受。”这正是孙派大鼓的神韵所在，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以为她在这里总结的正是许多人寻觅的一种曲艺表演的美学理论。

在为《百里奚认妻》记谱时，有一句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轮明月圆如镜，风摇花影满庭中。”这是个没有大腔的平腔吟唱，初听平淡无奇，越听越觉得有味道，进而发现语音四声的走向、字音的音乐性都极其讲究，“风摇”的“摇”字用的擞儿，把人物的心情、场景的意境展现无遗。好在哪里呢？后来见到侯宝林先生一段对她的评价，我以为是非常深刻的。侯先生说：“唱京韵大鼓的十

有八九宗刘，但真正将刘的艺术精髓之处学到手，又擅发扬、应用的，当首推孙书筠，尤其是她的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和说近似于唱、唱近似于说，那更是学到了真玩意儿，用到了火候上。”（引自江山月《孙书筠和他的孙派京韵大鼓艺术》载《动人的声韵 醉人的音》“孙书筠京韵大鼓研讨会”文集39页）这里，侯先生把孙老师的这个好儿说清楚了，孙老师的宗刘，不是完全的模仿刘，是学精髓，又据自己的条件将其发扬，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把学到的真玩意儿加以应用，即侯先生说的“用在火候上”。这是一种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是进入“化”境的再创造。孙派源于刘派，孙派艺术的独特风范，即由这进入“化”境的再创造而来。

印象最深，令我想起来就激动不已的是《艺海沉浮》写作过程中她讲的一件事：当年，说唱团到广州演出，团领导对广东观众是不是认京韵大鼓没有信心，而她在上场前对三位弦师说的话是：“今天这场活儿，咱们这腔血倒在台上也得要下好来！”掷地有声的话语，显示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观众在她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观众当回事儿，不是嘴上说的，就在退休之后在老舍茶馆演出，照样要请几位弦师到家中遛活，台上见是绝对没有的事。

人们都喜欢她、爱她，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真诚的心。记得她大病初愈，我陪她到天津音配像，当她最后一句唱罢，录像棚中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录音室的工作人员走了出来，化妆师们走了出来，天桥上的灯光师傅们就站在天桥上，大家为她鼓掌，从轻轻地鼓掌，到使劲地鼓掌，又传来了叫好的喊声，人们喊的是“绝唱、绝唱”！她以对艺术的真诚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的“玩意儿是真的”，人们对她的崇敬也是真的。

观众爱她，对她有诸多褒奖之词，她最津津乐道的是天津观众的评价：“这是谁？这是大鼓姥姥！”（“文革”后到天津演出散场走出剧场，只见热情的观众还未散去，一位老观众回答一位年轻人的询问时如是说。）

我16岁到北京曲艺团工作，至44岁离开，28年间与许多老艺人相交、相识，离开后与剧团少了来往，与那些老艺人却仍有着许多的联系，他们的自尊自重，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视自己职业为神圣的态度，都让我肃然起敬，孙老师更堪称表率。有人对她晚年要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颇不以为然，我了解她，她是发自内心、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并引为自豪的。

在艺术海洋的沉浮中，孙老师首先为我们展示的是她那高尚的人格，她的高尚的人格成就了她的事业——她与白凤鸣、钟少亭、钟德海、陈少武等诸位弦师们共同创

立的，独领风骚的，帅、脆、美的——孙派京韵大鼓。

我们民族民间的京韵大鼓艺术有着辉煌的历史，那是历代京韵大鼓艺人用生命写就的。从刘、白、张、少白开始，京韵大鼓就形成了依流派的传承传统。20世纪前半叶，刘、白、张、少白他们的艺术代表的是一个时代；而随着女性艺人的崛起，20世纪后半叶，良小楼、骆玉笙、孙书筠、钟俊峰、林红玉等一批艺术家们开启了京韵大鼓发展的又一个时代；进入21世纪了，我们纪念孙书筠老师，这又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在21世纪的前半叶，孙派的以及各派的弟子们，正在开启京韵大鼓艺术的又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京韵大鼓仍旧会沿着依流派发展的方向继续发扬光大，而有志向的后辈们更会在所学流派的基础上，再创造出与时代同步的新流派，也只有这样，艺术才会得到发展。

2012年12月8日孙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回想她的一生，这辈子她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钟爱的京韵大鼓艺术事业。用她的艺术、用她的德性、用她的作品，为我们树立起了当代京韵大鼓艺术的一座丰碑。

我们怀念她！

纪念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 诞辰90周年演唱会隆重举办

2012年12月8日，是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也适逢今年是孙书筠先生诞辰90周年。为了表达人们对孙书筠先生的敬仰之情，怀念之情，中国曲协北方鼓曲艺术委员会、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北京曲协、中国广播说唱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联合举办了汇聚京津两地孙书筠部分弟子和鼓曲名家的京韵大鼓专场“鼓韵菁华——纪念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先生诞辰90周年演唱会”。

演唱会由李金斗、崔琦、章小斐主持，孙书筠的弟子种玉杰、杨凤杰、韩梅分别演唱了《博望坡》、《徐母骂曹》、《战长沙》；受过孙先生指点和影响，现活跃在京津两地的鼓曲表演艺术家刘春爱、张秋萍、王喆、李想也分别演唱了孙先生的代表曲目和京韵大鼓名段《剑阁闻铃》、《赵云截江》、《大西厢》、《伯牙摔琴》等。演出持续了三个小时，现场气氛异常火爆，几乎每位演员都返场演唱，鼓曲迷们还是意犹未尽。

(责任编辑/李玉)

曲艺生涯 甲子回顾 (一)

■朱光斗

从事专业文艺之前

日月穿梭，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已80岁了。有些老战友老同志时常对我说，该写些回忆录了。我说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写了也白写，没人看。但再一想，从事曲艺事业六十年，创作和表演的艺术实践是丰富的，有很多切身体会，把它写出来，对年轻的曲艺工作者是有帮助的，至少使他们少走弯路。

首先说说我是怎样热爱曲艺走上曲艺之路的。

一、家乡民间艺术的影响

1932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临清，属聊城地区，过去称东昌府临清州，卫运河贴城而过。城北有座砖塔，实为九层，号称十八层。当地有个顺口溜：临清塔、十八盘、轱辘轱辘一盘，轱辘轱辘两盘，轱辘轱辘三盘……谁能一口气说到十八盘，算谁有能耐！正着说完了，再倒着说，几个人比着说，谁说得快说得好，就算谁能耐久。我不是吹，这方面我时常拔头筹。

我七岁就在县城上学，晚上经常去看戏。临清有个慕善大戏院，常演京剧，有时还演连台本戏，如《西游记》之类。我对京剧十分入迷，看长了看多了，也能哼唱几句。《武家坡》、《捉放曹》都